



雞肋刪小引



友人蘇弘家謂李生下筆頗無塵坌
何不尋盟於文苑異時勒一家言余
笑謂此孰非吾精神也歲除當祭以
酒脯余秉癯而早服嗇不勞亦不費
可乎宦途有索應酬者輒以此謝之

既歸田念吾宗三百餘年不可無譜
勉成孝慈忠三小表而諸雛從飽蠹
中出余敝帚聊刪存其關係於
君師及友者屈指四十八條以忠質
文序表而字之曰雞肋咀嚼無味翻
慙楊德祖小兒與鹿山人自識

李端和雞肋刪

忠部壹

請

冊立東宮疏

請

御殿疏

乞罷礦稅疏

乞罷斥疏

乞辨真偽疏

覆監規疏

覆科場疏

覆琉球疏

請告疏

代撫院疏

謝辭疏

鼎湖識

代請補蔭疏增

鼎湖再考增

議謚揭

諮訪冊

擬檄附

門人

東蒙張四知

北海馬之驥

豫章朱統鈔 輯

男正培正高正樞正綸正丹全輯

孫雲璽曾孫拱璧一延楫拱霄拱展督梓

冊立東宮疏

臣叔元

待罪儀制司自萬曆己亥十月至

庚子八月

冊立東宮疏

請

冊立東宮疏

冊立東宮疏

冊立東宮疏

冊立東宮疏

冊立東宮疏

冊立冠婚大典府部九卿省臺會奏者九禮部

題者八俱叨屬草之役又代戚畹草奏者

三凡二十疏一奉

旨四奉諭餘悉經入御覽今存刻九章

奏爲歲序更新天人同慶懇乞蚤舉行大禮

以昭二十餘一奉

聖斷以慰輿情事伏讀二十六年

聖諭于

皇長子則曰册立冠婚于 諸皇子則曰加

冠分封是元良之建長幼之倫斷自

宸衷久矣事宜豫備期宜豫擇故 臣等翹跂于

改歲之先而禮嚴謹始時重履端在

皇上有待于正元之後今元旦屆期萬福駢臻

遙想宮闈之內

龍顏端拱於上而 皇長子率 諸皇子稱觴

拜舞於前克長克君之體益充此

皇上所親見者宜室宜家之期益邇此

皇上所深念者而况正月月之始也孟春時之

皇土始也歲躔在子歲之始也天道之吉慶洽

矣册立主器之始也冠禮成人之始也婚

禮萬世之始也人道之吉慶備矣

皇上自爲宗社計自爲聖子神孫計必有
不待諸臣之請而明諭從中發者臣等方
將順不暇奚俟喋喋惟是屏息候命業踰
一歲竊謂禮貴及時尤貴有序先冊立而
後冠先冠而後婚此定序也而冊立冠婚
俱乘三春之吉此定時也今桃華之期卽
皇上在轉盼而建儲之典尚未豫宣則將何日
而冠何日而婚乎臣等揆時度禮萬分難
緩謹披誠悃于

君父之前伏乞勅下所司諏吉具儀蚤正大典
則懽忻頌祝之聲彌六合而悠久無疆之
祚鞏萬年矣

題爲

聖心素定聖諭素明懇乞及時舉大禮以昭
大信事臣等節奉諭旨有曰冊立東宮乃

忠堂 册册 五
祖宗訓章大典者是臣等遵

祖訓之說業在宸鑒中矣有曰非有別意亂

危家國者是臣等安宗社之說業在

宸鑒中矣有曰未正名而行冠禮冠服不便者

是臣等先册立後冠婚之說業在

宸鑒中矣諸臣所言皆

皇上之所素明也而諸臣所請皆

皇上之所素斷也乃恭候綸音日復一日臣

等再四籌度兩宮未成或者

宸衷未決謹按大明會典一一昭晰而

聖明試垂思焉夫殿爲天子向明出治之所宮

爲天子基命宥密之所自三殿旣災之

後兩宮鼎峙之年朝廷凡有禮儀臣等

俱擬於文華殿舉行亦俱蒙

聖允今所謂待兩宮者將待以宣册寶乎而會

典所載册寶必宣於殿也將待以舉冠禮

乎而會典所載冠禮必祝於殿也將待以
舉婚禮乎而會典所載婚禮必醮於殿也
蓋典禮隆重文武百官未有不侍班者而
百官侍班未有不在文華殿者三春
御殿而三禮駢舉何疑焉且

皇上必不欲待兩宮者也

皇上如欲待兩宮則昨歲不聞催督今春又未
見興工喜事臨近豈宜遲遲至此以此知

皇上之必不待兩宮也臣等忝司典禮不獨以

皇上言爲職實以行爲職故敢稽

祖制循職掌特請伏乞

欽定吉期先舉册立隨舉冠婚則普天率土莫

不頌

聖明如日而祝聖壽齊天矣

奏爲懇乞

聖慈篤念父子至情宗社大計及時亟行典

聖慈禮以鞏萬年治安事竊惟時莫吉於三春
而典莫重於三禮臣等自立春之日佇望
綸音之渙綏而正旦綏而上元今仲春又在轉
盼矣謹按月令桃始華是陰陽諧合之候
也雷發聲是蒼震定位之祥也吉禮吉期
若合符節
皇上即以此時早命元龜猶必製造冊寶者數
日演習禮儀者數日而後告

郊廟成大典今尚未蒙傳諭則諸臣何以奏
行誠恐吉禮之不可再稽而吉期之不能
久待也且臣等汲汲請冠婚而必先請冊
立者蓋歷稽

祖宗成憲冠有三加婚有六禮其祝辭醮辭及
冠服儀仗皆繇冊立而後定即我
皇上勅諭一則曰未正名而行冠禮冠服不便
一則曰待冊立之日行冠禮是宸衷業

洞矚及此矣。列聖有寶訓。

皇上之所恪遵也。而皇上有明綸。允諸臣之所恪守也。夫不牽於房帷之私者。可以正大倫。不眩於猶豫之見者。可以定大策。

皇上神明英斷。迥出千古。乃心欲行而未決期。已過而徘徊。使中外人心謂。

皇上徒托典禮在邇之名。以催珠寶而未踐喜。事臨近之實。以重元良。非所以光昭。

聖德而宣示四方也。臣等自揣葵藿微忱。曷足動天。但願皇上念及。

九廟待此以居歆。

聖母待此以燕喜。聖子神孫待此以衍千萬。

年之慶。金甌玉燭待此以培千萬世之安。則乘吉時而行吉禮。當不待臣等奏牘之。

畢矣。

聖題爲時不可失。禮不可緩。懇乞。

聖斷蚤賜允行以重國本以釋群疑事今仲春
屆期桃華叶吉冊立冠婚有萬萬不可逾
時者諸臣連章上懇未蒙明察臣等禮官
失職無所逃罪謹披竭愚忠而萬世之安
陛下垂聽焉夫建儲大典斷自聖心久矣曩
以小臣激聒而遲之其後諸臣相戒莫敢
言者又以待嫡而遲之其後中宮無出
又以皇長子稟質清弱而遲之其後處
體益充又以兩宮鼎建而暫遲之今兩宮
之不必待臣等前疏剖析已明且
皇上自昨歲以來屢催珠寶而不聞催督工程
則其不待兩宮又明矣今所待者獨珠寶
耳夫二千萬之珠寶決非歲月可辦
皇長子年已過期淑女禮已閑習決無待珠
寶之理且所貴乎珠寶者謂其足以成禮
也戶部所進視大婚之費不啻數倍則

其足以成禮無疑矣方今遠近人心不勝私憂過計妄爲揣摩者一則曰皇上借典禮臨近之名以催珠寶臣等竊以爲不然也一則曰皇上借珠寶未完之名以遲典禮臣等尤竊以爲不然也父子一體之親視珠寶孰切社萬年之計視珠寶孰重

上誠以此時蚤建大本蚤行大禮則群疑自釋衆志自定而天下安於泰山磐石矣夫以如此之天時如此之人心而遲遲未決此臣等所以肝膽俱竭寢食不遑而惠徼九廟之神靈跂望九重之英斷也

奏爲懇乞

聖明仰順天時俯順人心早賜舉行大禮以奠

安宗社事竊聞

祖宗朝有司請建太子一請猶謙讓未遑也再

請猶謙讓未遑也至于三請未有不毅然
允行者今臣等無論昨歲以來連章累牘
即獻歲之請于此三矣臣等所請蓋以
皇長子茂齡則當舉淑女久選則當舉陽春
佳節桃華佳期則當舉至於

宗廟社稷治亂安危大機未敢深言於前也
臣等雖未敢深言而

上神聖豈不洞矚於中乎

皇上御極以來乾綱不撓於近習而睿思必周
乎寰區獨建儲一事巽命愈遲人心愈惑
有慮及國本未定者幸賴聖諭曰長幼
之序即此爲定而人心稍安有疑及宮闈
隱情者幸賴聖諭曰非有別意亂危家
國而人心稍安今則歲復一歲疑外生疑
宸衷斷如金石而天下且疑

皇上爲不斷明旨信如四時而天下且疑

皇上爲不信道路喧傳遠近惶惑此豈太平景象哉

皇上獨不觀乾象乎有帝星則必有前星前星

曜則帝星益明此自然之理也又不觀

累朝實錄乎

太祖有成祖仁宗登極之初卽建儲位

宣宗英宗孝宗建儲時年二歲

憲宗建儲時年六歲

世宗建儲時年四歲我

皇上正位元良時年六歲從來未有十九歲不

冊立者亦未有不先舉冊立後舉冠婚者且

今士庶之家衣食稍給亦無十九歲不冠

婚之理况天子之元子乎士庶之家有

命子則望其生孫有孫則望其生曾孫况

皇上尊爲天子豈不願速得孫

聖母養以天下豈不願速得曾孫乎臣等受

國厚恩緘默不言不惟得罪於
祖宗且得罪於天下萬世故敢相率叩闕請

命伏乞 乾斷速賜允行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題爲恭請

聖慈欽定行禮吉期事恭惟

皇上鍾愛 皇長子根乎天性頃者業已

欽諭內閣冊立冠婚挨次舉行臣等謹與在廷

諸臣靜俟

勅諭蓋欲使普天率土知盛典總歸於獨斷而

人謀莫贊乎

天工也今新秋已至

聖壽將臨雖 明旨堅如金石舉行在即而臣

等職掌所關不敢不請伏乞

皇上特發 綸音蚤正大典臣等曷勝懽忻鼓

舞之至 庚子六月二十九日題七月初

一日奉

聖旨朕念皇長子氣質清秀且典禮隆重時值
盛夏溽暑誠恐不柰煩勞故少俟舉行况屢
旨已明朕心自有裁定你每臣子都要仰體
朕愛重之意靜俟不可又來擾阻還候旨行

題奏惟此疏奉 旨謹錄之其餘
則同日 諭內閣及傳文書房

題爲 慶祝方新華夷畢集恭請

明示冊立冠婚之期以慰輿情事本月初八日

疏請 欽定吉期未蒙 明旨 臣等伏思

萬壽聖節宮中必有燕饗之禮

聖心或暫有待乎今慶賀禮畢內而藩臬之吏

外而梯山航海之使莫不翹首跂足願

勅諭蚤一日渙頒吉期蚤一日昭示庶幾得從

鳳儀獸舞而樂觀其盛也且

皇上所以少待者原爲移居也今 慈慶宮久

落成矣原爲溽暑也今天氣益清爽矣揆

之天時質之 明諭合之輿情萬分難緩

伏乞乘茲萬國來同之會蚤定三禮並舉
之期則聖斷如金石而原益清爽矣
聖壽如岡陵矣

奏爲恭請

聖慈速舉大禮以昭大信事恭惟

冊立冠婚三禮並舉

皇上獨斷於兩載之前至昨歲之秋則

欽選淑女矣至昨歲之冬則曰喜事臨近矣至

今歲之春則曰挨次舉行矣至今歲之夏

則曰盛夏溽暑少俟舉行矣是

皇上之於大典蓋無歲不留神亦無時不留神

也今慈慶宮已落成則移居在俄頃天

氣益清爽則行禮在旦夕縱臣等累疏披

陳未足動天而

皇上屢旨明白獨不思布大信於天下乎且

皇長子年躋十九而皇三子亦履十五

册立冠婚首舉於

皇長子而加冠分封並舉於諸皇子此在

皇上父母天地之心必有不忍自己者伏乞

乾斷速賜允行臣等謹叩首親齋候

旨右府部等衙門奏刻四禮部題刻四

代戚畹草疏刻一

奏爲典禮事關宗社懇乞

聖慈早賜允行以答

天眷以安人心事恭惟册立冠婚三禮並舉

九重之獨斷已久而臣等之披瀝悃誠亦已至

再至三矣臣等所請與諸臣異諸臣有官

守言責皆以盡職爲忠故豫請於元旦之

先而懇祈於元旦之後臣等無官守言責

惟以愛君爲義故時未至不敢瀆

君父之聽而時旣至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今臣等再三懇請則天時已至而不

可復緩人心已合而不可復遲彰彰明矣
且臣等濫廁葭莩之親仰戴

聖慈非敢徼恩也俯安愚分非敢沽名也惟是

區區犬馬血誠竊以爲國本建則言責

宗社安言宗社安則臣等之舉族皆安故敢不

避煩瀆而屢進其說焉伏望

皇上速舉冊立之禮隨舉冠婚之禮則

九廟神靈默祐聖躬萬邦臣庶懽祝並舉

聖壽而太平之業永垂之萬萬世矣

附識

已亥冬尚書臣繼登侍郎臣國祚在事尚

書謂儀司曰

宗社大典當會同宗人府五府大小九卿科道

而職掌在本部故一奏一題相兼或有議

先冠婚者謹執會典及

聖諭正之蓋事體與嘉靖中不同也至庚子奏

戚畹求附公疏不可又恐其參差卽東闕門立刻爲草奏同日上鄭國泰亦列名有王某者卽元子母妃之弟諸畹欲入其名覺而削之至三月內閣奉

聖諭朕仰承天眷祖德賜生元子暨諸皇子前屢旨明白元子冊立冠婚之禮重典所居之宮狹小着該監將慈慶宮葺飾奏已工完茲

大典可挨次舉行其分封諸王悉照前旨行卿等宜體朕意撰勅諭禮部擇日具儀來聞欽此舉朝莫不踊躍卽按會典酌定儀注候勅間偶被主事謝廷讚越奏激阻乃靜俟至立秋再題奉有

特旨至

聖壽前後卅月四題奏政府駭之然御覽不厭煩瀆也余尚書薨于位儀司臣叔元

出都而戚畹自疏果有先冠婚後冊立之
謬被叅糾矣原擬儀注或有議拜

鄭貴妃者本司謂

祖宗家法素定且宮闈中自有

聖裁若禮部具儀當垂萬世法謹署云

皇長子及諸皇子各詣母妃前行四拜

禮余尚書首肯至辛丑尚書馮琦在事增

云皇長子率諸皇子詣皇貴妃前

行四拜禮而大典遂成余宗伯之守經馮
宗伯之行權各有攸當也臣叔元田居謹
識

皇朝家法素定其官制自有
聖朝若禮部具儀官查舊法
宗廟之制各有所當也且
宗廟之制各有所當也且
宗廟之制各有所當也且

元旦請

御殿疏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朔

元旦令節天下王府百司進到表文收捧

皇上在部恭候慶賀行禮臣等伏惟

皇上為天地神人之主

上帝固惓惓垂祐景福固歲歲茂隆而今歲

皇土之春吉祥善事靡不屆期則

皇上之凝承

天眷與諸臣之瞻望 聖顏尤非他歲之比且

聖母於是日必思見 皇上而

皇上於是日必召見 皇長子及 皇諸子若

入而承

長樂之歡稱慈稱孝出而受 華封之祝爲龍

爲光此 臣等所翹跂於數載而欣逢於一

朝者也竊見比歲以來有臨期傳免具疏

無及者不得不先期懇請伏望

聖駕至日御文華殿受賀以迓

萬壽無疆之祉以慰萬國來同之心

恭惟

聖節請 御殿疏

恭惟

皇上深宮靜攝總攬萬幾

聖體康彊 聖心悅豫修舉盛典正維其時本

聖曆月十七日恭遇新創舉嘉典五餘其初本
萬壽聖節天下文武諸司及四夷之使莫不雲
集於闕下臣等伏望

皇上御文華殿受群臣朝賀俾執球獻琛而至
者皆得效其嵩呼華祝之忱何幸如之且

萬壽入而承

慈闈之歡至孝也出而定

冊立冠婚之期至慈也照臨萬國至明也綏懷

四夷至武也一舉而衆美畢集萬福駢臻

大慶也伏惟

聖明垂允臣等不勝惓惓

皇天降衷，聖明獨斷，亟收民心，以回天意。以鞏萬年治安，事項者遇災修省，德音渙發，六曹職掌，次第允行。中外懽忻鼓舞，皇土漸復太平，境象矣。惟是開礦店稅二事，遠皇土近嗷嗷，最切最要。該部至今候大旨，臣竊謂諸臣未知。

乞罷礦稅疏

皇奏為懇乞

聖明獨斷亟收民心以回

天意以鞏萬年治安事項者遇災修省

德音渙發六曹職掌次第允行中外懽忻鼓舞

皇土漸復太平境象矣惟是開礦店稅二事遠

皇土近嗷嗷最切最要該部至今候大

旨臣竊謂諸臣未知

皇上之心故不見信於 皇上

皇上亦未諒諸臣之心故不信諸臣夫

皇上之心何心也不過以大工肇興民窮財盡

與其罄問閭之產孰若開天地之藏此愛

天意民足用之本心也諸臣動輒曰殃民黷貨

聖明則過矣然諸臣之心尤可諒者

皇上卽不信諸臣當信戶部不信戶部平日之

言當信戶部今日之言夫戶部何官今時

何時東西用兵宮殿燬燬經費不啻數千

萬東南疲於燒造織造西北疲於羊絨採

木卽使桑孔復生計安所出恨不得有天

降地出之財以濟緩急此司農本心亦其

職分也假令開礦有利當帥先爲之而乃

皇皇言不便則真不便矣臣故曰戶部今

日之言可信也

皇上但見進樣砂進金銀以爲眼前之財耳地

忠
方騷擾煩費踰數十萬獨非

皇上之財乎且使費千得十費萬得百猶可言也孰知內臣所進者卽礦頭礦戶之編賠礦砂之勒賣田宅廬舍之估折諸臣章疏已詳

皇上欲開天地之產差官實括民間之藏甚且持人祖先墳墓曰此處有礦子孫不得不罄家賠償不則扶其塚暴其骸此乃向者倭奴流毒閩廣所爲不意差官辱

朝廷至此諸臣不忍言臣昧死言之惟

皇上思之至于店稅益微末矣空店安得有稅有貨而後有稅也商人不願入店則稅過店之錢河西務一稅張家灣又一稅不過以店爲名征商爲實耳征商乃部臣職掌何勞內官翼虎成群黃旗遍揭旁及販夫鬻婦漁戶菜傭實擔而往空手而回合之

不過數千金分之實自一文一釐中來堂
堂天朝與民爭一文一釐之利竊爲

聖明羞之臣非不知修省以來

皇上曲從部議十已五六安敢一一聒瀆但聞
張家灣河西務一帶背負肩擔哭聲載道
開礦去處富者傾家貧者遠竄礦徒聚集
癘疫大作石壓土崩粉身碎骨者動以千
數礦盜官兵互相擊殺冤魂彌天倘得借

鄭俠之筆一經

聖覽恐八珍未得下咽五夜未得安枕也

上帝震怒實由於此不以此時對

皇上言異時啜泣何及伏乞垂念

祖宗締造艱難民心固結不易斷自

宸衷將差去開礦諸臣及收稅內臣一併取回

倘謂經費不充請勅撫按從長計議四

海爲帶何患無財必有可以稱

明旨者店稅仍令部臣徵收上納庶幾
天心回順民困漸蘇而臣等緘默誤國欺
天罔人之罪或可少贖萬一也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乞罷斥疏

具官臣李叔元謹
奏為

聖主宥過恩深微臣失職罪重乞
賜罷斥以

安愚分事本月十四日臣堂官率臣等奏

為乞
恩認罪事十五日奉

聖旨既認罪堂上官姑免究該司官罰俸一箇

月各關防便上緊鑄給欽此臣感激

天恩不勝涕零除叩闕謝
恩外伏惟

皇上寬臣鈇鉞之誅薄罰示懲臣之頂踵皆
皇上所生全也卽捐糜豈足圖報但念臣自幼
誦習孔子之訓曰事君勿欺凡心知其當
爲而不爲者卽欺也心知其不當爲而爲
之者卽欺也欺者人臣之大罪也臣至庸
愚待罪儀曹敢不夙夜祇懼以稱任使至
於鑄給採權之關防臣揆之本心質之孔
訓實不敢爲也臣負罪深重雖蒙

天威開霽聖度包容而反躬訟過甚有跼蹐
不能自安者伏乞

聖明治臣之罪顯賜罷斥以爲螻蟻小臣不
能順

命之戒臣沒齒銜結不忘矣

余朱二宗伯以

大禮臨近止不上

乞辨真僞疏

禮部題爲欽奉

聖旨事照得本部鑄完各關防欽遵

聖旨給與官舍順去外其兩淮鹽務關防一顆有吳梅郭欽二人前來爭領一稱係叅隨一稱係名下各遍領狀該司難辨真偽恐係棍徒未敢輕給伏乞

聖明鑒察真者准給僞者緝拿究治再照本部給發各關防俱畫押周詳封識牢固誠恐各該官舍未齎赴本管內官沿途私自開

封詐用如私印一馬票則日後可以詐冒馳驛擅支夫馬廩糧私印一信牌則日後可以詐冒簽押嚇騙本處小民或轉借與夥計或轉賣與棍徒騷擾驛遞貽害地方不淺仍乞

明旨曉諭各內官如遇齎到新鑄關防務要查係本部押字封記如故者卽驗明收用如有折動卽將官舍根究正罪施行

庚子三月初三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著給與郭欽領去吳梅便著錦衣衛拿

送鎮撫司究問欽此

前在刑曹有巨璫籍沒波及崇信伯費

甲金追贓十萬江西司官俱褫逐叔元

以貴州司代庖心知其虛誣不動拷訊

聖度宏深矣

上默然至是採推篆持不鑄震怒僅奪一月俸而辨真偽未段傳諭諸璫俱遵守

題覆申飭監規疏

看得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

監規八事除核錢糧審出納該戶部議覆

別賢否明黜陟該吏部議覆及廣士額內

選貢一節近經本部題准停止無容再

議外其搜真才等事相應議覆竊照

國家掄郡邑之秀而儲之太學其規條甚密

其期待甚厚自納粟納馬之制行浸失造

士初意矣於是爲師者傳舍其官而教日趨於廢弛爲弟子者鹵莽其業而行弗納於準繩沿襲已久申飭宜先旣經祭酒郭正域開款具奏臣等謹酌議上上無容再請無非恪遵祖制約束諸生辨義利以清其本源明賞罰以一其心志惟在祭酒同業以身教帥之以實心行之庶幾不負國家作人之意而爲郡邑學校之標也恭候命下本部遵奉施行

一曰廣士額搜真才以充學校前件臣等看得我朝以明經取士士由學校貢舉者爲正途至於天文音樂藝術人等雖間下訪舉之令而不列於學宮示有所重也今祭酒郭正域議欲訪求曆象等四科貢入太學一體聽撥選

官無非欲爲國家搜羅異材之意但恐雜流與正途並進未收豪傑之用而先啓倖濫之門矣臣等未敢輕議伏候

聖裁

一曰去濫差禁超撥以杜請託

前件臣等看得監生撥差有定制撥歷有定期所以一士心也今南監私准買書問安二差甚非典制及舉人超撥歷事

者皆起於一時之私情而遂爲相沿之弊法旣經祭酒郭正域禁革以後除小刷歷及湖差外不許私立別差名色舉貢例監未及期者俱不許超撥著爲明禁伏候

裁

一曰禁罰銀嚴罰班以一賞罰之前件臣等看得國學有壓班之法所以使

前情者勤肆者飭若納銀免班則有力者
一得以財廢法矣安所稱彛教之地乎既
經祭酒郭正域禁革以後監官如有私
開罰銀弊端者聽南京禮部及該科叅
處伏候未及陞答財不指或謝答為即

聖裁

一曰勤課誦分等則以修職業

前件臣等看得國學原為科貢設而今則
援例居多矣祭酒郭正域議令科貢兼
一經例監讀律一條蓋欲諸生務實學
以稱他日任使也但例監之中有志進
取者宜令修科貢之業其餘必使之通
曉文義而不徒記誦章句乃為有益此
在監官有因材之施又有不倦之誨耳

伏候

聖裁

一曰察歷事改限期以向實學

前件臣等看得諸生在監則曰肄業在各衙門則曰歷事

祖宗舊制蓋欲使之稽古而綜今也故諸司章奏未有不列監生者今議損撥歷之月日增坐監之月日豈以歷事爲虛而肄業爲實乎但遵行已久似難別議竊以爲仍舊便伏候

聖裁

一曰稽歷事復畫押以儆淫蕩

前件臣等看得南都華麗之地諸生履繩蹈矩者固有蕩節踰閑者亦多往往猖狂於撥歷之後此祭酒郭正域所以有月終回監畫押之議也然國學公署相去稍遠諸生中有貧窘者往來不便合無咨南京禮部通行部院等衙門約

東所屬監生如有撒潑酗酒挾妓賭博
說事過錢等項各該司等官查有實跡
者呈堂分別懲治庶法行而士心肅矣
但不得輕信私訐及用各役密訪以長
刁風伏候

聖裁

萬曆己亥年十月具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郭江夏雅任事且負時望前司恐異同
未覆叔元承乏具疏以

祖制飭

之郭稍嫌既余在籍而郭入爲右宗伯
與李文節左宗伯同推轂余前輩之無
成心若此

題覆申飭科場疏

看得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民條議
申飭科場各一節為照 國家重賓興之
典簾分內外卷分硃墨場前有按臣之關
防場後有部科之查叅所以塞弊竇而羅
真材者亦至嚴至密矣邇來典試諸臣遵
功令砥名節者固多而潛通關節以為賢
科之蠹者間亦有之此科臣用懲往事而

首議申飭也合無兩京則責成監試官各省則責成監臨官先期榜諭以杜鑽刺之萌設法關防以絕交通之弊至於人心難測隱微難知有關防所不及者尤願主考分考之兢兢自防也如果有夤緣實跡公論不容者本部及該科採訪得實定將考官及士子一體題叅盡法處治庶幾科目可清乎文章以理爲主氣以輔之理明氣暢斯爲盛世之文邇來文體日益險怪日益澆薄至於悖朱註用佛書諷時事尤爲離經畔道之最者近該本部明立條款嚴禁去後如科場解到試卷有犯各款者部科盡數摘出題叅黜革仍將主考及本房分別降罰庶幾文體可正乎經房分閱試卷爲公家樹棟梁非爲私門植桃李也優卷多者多中少者少中何分彼此落卷務

要調房互閱前場後場務要細加批評毋
令士子有遺珠之歎此在主考與分考各
捐成心共襄盛典庶幾真材可得乎至于
場後查叅乃部科職掌也竊謂立法欲公
糾弊欲實今或同一試卷也綜覈於兩京
而反踈畧於各省同一試官也副考旣掛
彈章而正考獨逭物議則非所以示公也
所叅爲關節而反借文體以處之所叅爲
險怪而又執關節以疑之則非所以示實
也合無本部及該科多方博訪仍將試卷
逐一看詳如有關節昭彰及文字險怪者
不論省直不分翰林科部等官務要據實
查叅毋得仍前漏網亦不得輕信私訐以
致玉石不分庶幾大典肅而人心服乎若
夫典試務求得人冒籍必須嚴禁出題毋
得主考自專外簾毋得干預校閱監臨毋

卷外

得爭競禮節既經本部節奉

欽依允宜遵守恭候入命下通行兩京十三省

一體欽遵施行

聖旨是

楊給事欲重糾丁酉科余謂既處分又何加焉以懲往事括之楊頗嘽然未段公實等語輿論稱平

題覆琉球請封疏

看得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寧奏請襲封

一節為照 國家德普遐方威震殊俗四

夷之君長莫不梯山航海獻琛

闕下如琉球者尤其世修職貢惟謹者也

累朝以來遣使渡海授封為使臣者則苦波濤

之不測為屬國者則苦供億之不貲故先

臣鄭曉有領封之議而原任福建巡撫許

乎遠亦據此具題矣本部覆奉
欽依待世子具表遣官頒封福建省城聽陪臣
面領蓋所以省屬國之費而非徒憫使臣
之勞廟堂原有成議而非爲夷使于濶等
之一言也今世子尚寧具奏請封傾心向
化當錫以王爵無疑但查世子咨文乞照
舊例差官及陪臣鄭道等乞遣官渡海等
情不知中國所以信服遠人而遠人所以

歸戴中國者獨有遵奉
明旨耳曩歲陪
臣領封之議
明旨昭然決無反汗且
諭祭前王及
勅封新王儀章禮物不缺則其
典亦至隆重矣目今東倭雖平海波未霽
世子旣堅守臣節自當以

君命爲重早受封典爲榮亦何必勞
使陵陽侯之險伐木造船動經數載萬一
舟楫不虞世子素稱恭謹于心亦豈能安

哉且歷查中山王襲封必取具該國結狀
今鄭道等並未齎有王舅法司等官印結
前來雖世子嗣立十二年臣民相安而結
狀亦不可缺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一面移咨中山王世子諭以
天朝領封之議原爲體恤屬國奉有
欽依決當遵守咨到之日世子作速具奏領封
本部卽與具題差官前往福建頒封聽陪

臣面領不致遲滯其 諭祭前王及

勅封新王皮弁冠服綵幣等件一一照例以示
寵渥該國君臣毋得再執差官渡海之說以孤
天朝懷柔遠國之心一面移文福建撫按作速
轉行該衙門取具合國王舅法司等官印
信結狀與世子奏本齊到以便本部查照
題覆施行

萬曆庚子二月具題奉

聖旨琉球世子尚寧請封具見恭順但該有通
國印結及世子特具表文方見敬順天朝行
與他知其差官一節陪臣既來敦請著選慣
海廉勇武臣一員同他請封使臣前往行禮
不必採木造船以滋繁費亦不許多帶人役
騷擾彼國有失朝廷柔遠至意餘依擬欽此

請告疏

奏爲親老身病不能赴補乞

恩在籍調理事臣原籍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
由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
歷署員外郎中調前職二十八年九月二
十四日聞報丁母憂回籍守制扣至三十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服闋餘哀三箇月例
恩性應起復竊念臣父芳蒙

恩封刑部主事臣母蘇氏蒙

恩封安人生臣兄弟三人臣母不幸先逝臣父
今年八十矣長兄知縣臣伯元赴京聽補
次兄舉人臣仲元赴京會試惟臣一子在
家情難遠離兼臣素有嘔膈之病稍勞卽
發比因經營臣母葬事觸犯霜露舊疾大
作粥飲不進嘔吐不止伏枕一年空存皮
骨延醫李杏調治謂脾弱胃寒根本受傷
非假歲月難望痊可臣不能奉親之養而
反以病貽親之憂臣之罪也今臣服闋已
久卽當力疾趨朝以效驅使但恐臣念
老親在家而病愈增親念病子在途而憂
愈甚不惟烏情難割抑且蒲質易零伏乞
皇上憐臣情非虛假勅下部覆准在籍調理
庶老親依子而病子依親桑榆之暮景可
延而溝壑之餘生可保臣世世銜結不諼

矣

萬曆癸卯十月在籍具奏次年三月奉

聖旨吏部知道

代撫院疏

奏為楚餉原非愆期謹因人言開報起解實
數以祈

聖鑒事閱邸報有科臣解學龍中外多故事事
堪憂一疏內一欵叅臣某及藩司臣李某
坐視黔餉等因奉

聖旨着該部酌議具奏欽此臣謹當靜聽部覆
但黔局將結楚餉已完事關封疆敢無說

而處於此竊惟科臣所叅實本於督臣所報而督臣發疏已在未搗巢之前矣據稱楚餉一百二十餘萬而藩司查明除奉

旨解川十萬及太倉屯餉之重複者南兵部之缺額者及漕折候新運開徵外實止九十七萬九千六百五十兩有奇此楚餉之數目也據稱楚解欠六十餘萬而藩司查明春夏至秋差官任可重徐經魏國尚余可

華翁秉樞陳所有梁允明王必登劉桐徐時聘潘錫祚吳以敬濮若漢等十三員內王必登解兩次共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一十餘兩冬季差官程夢麟蔣光紳陳炆余國傑袁夢桂高先沈心中黃進忠等八員共解三十萬二千兩新春又差官劉三元馬圖龍二員共解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兩有奇又承德解二千兩又各屬製軍器驛

逾動軍興一萬餘兩俱坐本司自解數內
總共七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兩有奇其
五府一州奉督臣令牌該徑解二十四萬
八千九百九十兩有奇本司自解者已透
過原額府州徑解者因運夫折價參差未
齊一面移督餉道嚴催完結以上通共一
百零三萬八千九百六十兩有奇此楚解
之數目也黔事春夏稍緩入秋漸急入冬

萬分緊急緩則一月或再解或三解隨收
隨發以應之急則前解出門後解銜尾不
論京邊雜項盡數那移如捧漏沃焦以應
之臣某無日不峻督藩司該司臣某無日
不峻督各屬小民之膏髓已敲盡矣有司
之心血已嘔盡矣地方之鉅壘已洗盡矣
倘以楚爲坐視爲不繼則未搗巢以前聚
師經歲從何取給甚至文武俸薪輿皂稍

食各隘營哨戍卒無一非支銷楚餉督臣
兩疏現在 御前豈皆虛語乎既搗巢以
後藩司多方措處三十八萬四千四百有
奇糜至轅門而各屬徑解者尚在外豈皆
無濟飽騰乎且該庫有實收督臣有批廻
俱歷歷可驗豈有影射侵漁之理乎祇緣
黔報虛數而楚解實數黔發疏在先而楚
完解在後此科臣乍聞督臣之奏報義急
金甌而詞嚴白簡也仰仗

宗社威靈

皇上神武一月三捷之露布星馳七縱七擒之
凱歌雲奏佇期洗淨兵甲蘇息孑遺 臣某
自揣罄楚援黔心殫力詘既乏點鐵神工
又無縮地早計致勤叅糾難追雷霆除將
應解原額及解過全數造冊送戶部稽查
外臣曷勝戰慄待罪之至

長官督湖輝科并錄文至

熟補氣賒又補血全煖鼓冊送以暗辭

又

自

禮

皇上

宗

金

欽齋

詔書遵例繳部兼陳奉差本末瞻 闕謝辭疏

臣頌

詔山東復 命行至境上借閱邸報吏部覆科

臣阮震亨一本奉

聖旨李 着冠帶閒住欽此除恭設香案望

叩謝 恩外伏念 臣繇萬曆二十年進士

恩 竭履中外天啓四年致仕崇禎元年蒙

恩起升添註前職名曰管事而無事可管深慙
素餐恭遇

皇上於二年冬十月 俞文武群臣之請

欽定 冊儲吉期爾時未聞有虜警也禮部前
任尚書今次輔何如寵查光祿太僕往例
有齋 詔之差以臣坐名山東具題續因
烽火乍傳 吉期稍俟 臣逐隊守東便門
除夕獻朝在重圍外櫛沐迨醜騎旣東登

輿稍閒而 吉典煌煌舉行矣禮部尚書

李騰芳查前疏已經 御覽仍題 山東

正使而原任行人今科臣阮震亨副之奉

旨點正卽於 冊立本日領 詔次日放行此

奉差本末也蓋禮部註差在先非聞虜警

而後借且問寺添銜無事非舍職業以他

營輔臣禮臣可問卽擬副差之科臣亦可

問也卿寺正使有點不獨 臣一人中行副

使無點亦不獨山東一省途次借報未見
全抄既經科臣糾叅吏部議覆至再亦
皇上不加斧鉞仍存冠帶疲牛頽馬辜負三十

九年

朝廷豢養之恩波放野歸林矜全六十三歲此
天地生成之齒骨臣曷勝惶悚曷勝感激謹將
原領 詔書一道遵例繳禮部恭候彙
進仍望 闕叩首遙辭

崇禎庚午十一月具奏十二月奉

聖旨該部知道

代請補蔭疏

謹奏為先臣竭忠

丁丑

君思念舊謹遵例陳情以祈世澤事伏以
聖主篤股肱之臣不忘奕葉窮簷晞
太陽之照畢罄葵心臣竊念故父茂相歷事
靖恭一節任版曹權關冰蘖守鄴郡鴻鴈來
歸衡文江右絕干請而拂衣起歷寺卿核騰
驤以禦侮撫浙則首除妖黨三定亂兵防海

十二月奉

擒倭嘔血網金湯之固督漕則發覺僞咨搜
獲假印禱河通運胼胝襄惟正之供入掌度
支倉箱罄飭削迹權焰獨抱孤貞幸值

上聖御極之辰蒙

特簡秋曹重寄首讞逆黨

咸蔽厥辜清圉除炮烙仰體

好生德意

力贊祥刑凡此蹇蹇匪躬之節實皆為臣砥
職之常業經本省撫按代題蒙

欽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臣合家感激涕零撫泉壤其有

光天百身以圖報于時臣方灑父松楸又守

母苦塊至于叙廕典例未敢驟陳伏念事親

有罔極之遐思而致身乃臣子之大誼恭查

大明會典京官二品廕一子入監讀書載查近

例臣鄉工部尚書黃克績蒙廕者三南戶部

尚書林學會蒙廕者二臣父既備員正卿又

恭逢

覃恩官階不後於二臣而錄叙未及

乎一介雖宮銜之廕已經兩辭而尚書之廕

似可追補伏乞

聖明垂念夙昔微勞不勅下部覆照例准送監
讀書臣奔走馳驅不啻犬馬以稍伸先臣
環龜紐之餘忠臣曷勝屏營跼蹐待命之
至

丁丑代稿當在謝辭疏後

今暫寄忠部末檄前

鼎湖私識

自漢景帝以日易月而古諒陰禮亡矣我

朝會典

皇太子諸王宮中持三年斬衰京官外官俱三
年素服追虞周而邁漢唐宋此立國大根本
也永樂部議開載甚明至嘉靖內外官員禮
並與永樂同隆慶儀注未載栝蒼御史大夫

李誌云

穆廟壬申夏崩至甲戌春恩祭宴不簪花掛紅
李卽甲戌進士足徵萬曆庚申秋浙中聞夫
神廟大喪時禮部聞禮其即至嘉慶丙辰官員歸
遺詔頒而儀注未頒亟請於部亡何而大牀本
光廟大喪又聞矣二喪俱遵會典行迨請儀注
至則會典京官外官素服二十七月兩條俱
削無載蓋以日異而古制斷矣
神皇涖阼多年丙申有

慈慶宮服乙卯有

慈寧宮服曾聞內監云

神皇宮中戴白帽三年終喪而京外官止二十
七日此此意以禮制素服百日以終

皇太后卹禮也若

大卹儀注原不同當事者以歷年多而忘之
祖宗家法宮中自有傳而外廷臣子不純素濫
觴於此矣且對京官三日百日至

慈慶二十七日。後京官三烏百日至。

山陵畢而除。所謂三烏者。冠帶烏。俱青而袍白也。李文節爲司成。在服內白衣冠。到任郭恭定爲協院。在服外三烏。到任此當年親見者。今微倣此意。約諸僚素服百日以俟。

山陵諸僚。或然或否。叔元竟遵此議。繇浙移江。臬素服到任。至辛酉八月鄉試。入簾乃從。衆易吉衷。猶怍怍。愚賤非敢反古。然此係

昭代彝典。可垂萬世者。忍當吾世而無徵乎。語云。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嗚呼。豈細故哉。前禮部郎叔元謹識。

鼎湖再考

增

洪武戊寅

高皇閏五月崩部議諸王世子郡王王妃郡王妃郡主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京官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孝服二十七日而除外官孝服哭臨三日而除

文皇謹按孝陵七日卽葬尚在服內故稱仍
朱二十七日也

永樂甲辰

文皇七月辛卯崩部議宮中皇太子以下斬

衰三年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公主
郡主以下俱斬衰三年凡視事素服烏紗帽
黑帶退服衰服京官外官二十七日後素服
烏紗帽黑帶俱二十七月而除

謹按大喪禮惟此最詳洪熙以

朝臨減三日在外無朝臨餘俱同禮書曰

震儀注其所題也至九月癸未纔五十餘

日梓宮在殯宜三烏呂震請易吉自違部

議矣上不答吏書蹇義偕部院請素服

詰旦上素冠麻衣經視朝惟學士英國

公如之餘俱素服此楊文貞所錄者以後

不知何服則當時已參差矣然部議炳如

日星誰能易之

洪熙乙巳

昭皇五月崩部議諸王世子郡王及王妃郡主
以下喪服二十七日而除

謹按部議自諸王起則皇太子親王仍
斬衰三年且甲辰至乙巳兩載耳朝臨稍
減有小註在永樂內餘無小註則內外官
禮俱同

是年乙巳

昭皇既祔廟上仍素服御西角門視朝至禮

祭後始釋素服

謹按此禮祭後上纔釋素服則禮終前
百官非純吉可知

宣德至正德會典無載想俱同倘不同則

前有小註矣

嘉靖丙寅

肅皇十二月崩部議內外官員軍民人等及冬
王府夷使禮並與洪武永樂同

謹按洪武畧而永樂詳今云並與洪永同

則京官外官必依永樂儀注二十七月

服矣

或疑稱永樂又稱洪武非畫一答曰此脩會典者約之非原文也

部議頒行自畫一豈與畧者同又與詳者同乎

隆慶丁卯

肅皇喪服二十七日滿 上素翼善冠麻布袍

腰經御宣治門視事不鳴鐘鼓百官素服烏

紗帽黑角帶朝參辦事至二月祔廟畢百官

烏紗帽黑角帶青員領辦事孟夏時享

太廟以神主尚在几筵 上具常服祭告以後

大祥之內時享祫祭皆如之樂設而不作

謹按先云百官素服辦事後云百官青員

領辦事則素似白非青也孟夏几筵

上具常服不作樂至大祥內皆然則百官豈可

全吉乎 又按主事黃琰述其祖恭肅曰

肅皇崩於十二月至丁卯二月葬永陵在孝服

外百官白衣至山陵畢方易服未敢著錦

繡至四月二十二日開經筵以吉服侍班

想係錦繡而非大紅乎又云以後如常則

部議與永樂同者亦參差矣然會典所載

自不可易

或疑恭肅只稱吉服侍班安知非大紅答曰凡經筵遇忌

日俱錦繡况此以素服驟變乎

隆慶壬申

皇五月崩部議會典未載

謹按左都李銑卽甲戌進士曰恩榮宴不

簪花掛紅間以陪宴官何服曰不記得或

錦繡而非大紅乎是 莊皇喪禮尚遵守

部議且壬申至甲戌二年不簪掛今泰昌

庚申至天啓壬戌亦三年儼然簪掛全吉

斯道也今亡矣可歎

或疑錦繡陪宴安得云三年素服答

曰亦此日權用耳若日日錦繡則進士何

尅其簪掛乎

論曰自漢短喪以變為常後有復古者乃以

命常爲變如永樂部議甚詳呂震自議而自
違之若故紙然又何怪今日儀注併京外
官二十七月素服而削之也

祖宗家法宮中俱三年終制而外廷廢禮又廢
羊嗚呼誰執其咎

又按

皇太后喪禮凡服內而間青綠花樣者會典俱
有權用二字亦可參看

叔元有鼎湖私識或疑 累朝遺詔俱以

日易月夫斬衰二十七日者遵詔也若素
服二年乃臣子自盡且素服而不衰服何
嘗非以日易月乎

鼎湖再考與黃主政商訂頗詳惟洪武部
議外官哭臨三日而除無二十七日之文
亦無軍民禮甚疑之今恭閱
成祖奏建文曰 禮甚疑之今恭閱
成祖奏建文曰 禮甚疑之今恭閱
成祖奏建文曰 禮甚疑之今恭閱
成祖奏建文曰 禮甚疑之今恭閱

太祖曰賓天一月始詔天下親王與百姓知之
 華除事多訛此奏似天確古者天子葬同執
 畢至今七日逼下已甚總不欲親王至耳
 故王國三年斬衰下逮內使宮人者意在
 鈴束諸藩也外官三日即除者以在京孝
 服先闕也細思俱有因彼時方孝孺未至
 誰謀國者葬速而詔遲至此若嘉靖部議
 與洪永同者必同其二十七素服之文
 豈同其三日即除無二十七之日之文乎
 然無疑

與黃主事琰書

遺詔與部議 累朝皆有其後不同前者則
 小註洪熙朝臨之類是也同者則不載宣德
 以後及嘉靖與洪永同是也此脩會典之體
 也永樂部議似係祠祭司具藁宗伯呂震絕
 不經心故兩月亟請易吉若罔知有部議者
 然意在獻媚且自便豈知大孝所不喜乎
 蹇忠定意在調亭寡斷乃爾楊文貞雖秉正

但以仁孝皇后之喪爲辭何不直斥曰京
官外官三年素服頒行天下豈故紙乎則文
貞亦不經心部議矣

仁皇心知文貞之是不斥呂蹇之非曰聽臣下
易之曰臣下聽其便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
親喪所自盡而薄責於臣此仁皇所以爲
仁也與漢文遺詔止令天下吏民何嘗禁太
子終制而景帝自短喪者相去遠矣惜當時
諸臣無以部議執奏者耳夫嗣皇宮中斬
衰殿上素服臣子二十七日斬衰三年素服
盡倫盡制與遺詔無礙不惟漢唐宋慙德萬
古亦可昭垂雖歷代有遵有不遵然會典森
然則禮廢全存迨泰昌天啓一變駟不及追
矣古云小雅廢而四夷交侵小雅何與於夷
也又云君臣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誰謂
此語出王金陵而無徵哉

二十七日外三鳥至山陵畢此會典所不載
 者文皇之喪楊文貞有錄肅皇之喪黃
 恭肅有徵余所親見則慈慶喪也彼時郭
 恭定服內白衣冠入都迎者如之至濟淮聞總
 審決之行三鳥出都送者如之
 河總漕部院在外亦三鳥蓋
 神皇事兩宮盡孝故中外象指畫一若此無
 呂震宗伯之參差矣慈喪猶然况大喪
 乎會典所不載猶然况會典所載二十七
 素服而徑削之乎今短喪已晏如而余不厭
 諄諄者俾後世知我朝大禮千古立隆也

乙亥增入私識後

奉

旨議謚揭

送禮部

議最上的應謚三員

一江西按察司提督學政僉事陳琛福建晉

江縣人

前件琛為文莊蔡清傳心高弟穎悟絕

倫靜修自得立講學門戶而高大精微

皆根心實體自為布衣時遠方負笈者踵

至語下語上各隨機引之所著有四書淺說周易通典繇訓詁而推明理性洞徹本源與蔡清之蒙引互相發明海內奉爲正鵠初仕刑曹好生不喜得情時正德末年知幾色舉乞改南以便養親南戶曹權關正額之外一切弛禁不以羨餘博名轉南考功著正學篇受業者日益衆卽九列大僚如清惠吳廷舉等亦朝夕請益焉以母老乞終養廷臣交薦有用之學不宜投閒起升貴州學憲辭尋改江西學憲又力辭六十孺慕純孝足追曾閔而見太心泰浩然與點開同符登其堂月朗風清能振懦頑而銷鄙薄誦其書遵朱翼孔直揭二曜而行中天此躬行心得理學名臣也的宜謚

一南京兵部右侍郎贈南京戶部尚書耿定

力湖廣黃安縣人

前件 定力與兄恭簡定向自相師友其學以求仁爲宗以善與人同爲血脉居官清畏人知貞不絕俗守成都盟心盟僚屬視福三十餘城方田採木二大輒恬敏精辦賦役一清而全吏民軀命無算五載治行第一督閩學名士盡入彀中而因材陶鑄莫不蒸蒸濯濯再舉卓異歷奉常銀臺自陳疏寓規諫又忤執政淹滯六年擢南院操江都御史條陳五防五便疏專責兵憲簡練州縣民兵又議贖鍰半備賑半克餉皆保障石畫攝臺察吏恕而莫欺御衆防江寬而莫犯晉南兵部侍郎在南都十載以靜鎮譁以和化競以不動聲色決大事大疑吏部疏稱學有淵源才兼經緯出處卜世道盛衰此躬修道學正直忠厚名

臣也的宜謚

一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汪應蛟直隸婺源縣人

前件應蛟自童稚立志必為聖賢南曹討論典故督學四川鏤詩禮學錄以風多士播州亦式化焉備兵易水有礦璫劾罷巡撫者應蛟露章彈之

上為霽威拜天津巡撫設戍旅順以控島防移

撫真定議用戍卒墾田葛沽白塘一帶歲入數萬斛為後式奸弁括畿稅十三萬疏蠲其半請告十八年起南戶部尚書改北時遼蜀黔餽運旁午疏言兵練乃可減兵餉清乃可裕餉請

勅各督撫汰老弱覈虛冒以蘇邦本廣寧繼陷有議兵三十萬餉一百二十萬布置三方者力請減半有悍帥募兵索重糈自肥者

應蛟疏請躬選練一軍遄募七千省費二十萬悍帥帖服而言者詆其越俎遂乞休辭疏陳堯舜敬修心法且箴及宦官宮妾若預知逆璫之流禍云其學宗誠敬不希頓悟曰仰鑽至欲罷不能乃見卓爾敬信至篤恭不顯纔是闇然所著有中詮等書此理學正脉大臣德業並懋者的宜謚

奉

旨諮訪冊

送吏部

吏部諮訪單一欵內外官不論崇卑但有實政實行者竊謂政運於才行根於守今天下最急在章廉痺貪然真廉必兼以實才廉而無才猶堅瓠也臣通籍三十八年惟十四年在宦途閱人甚稀保舉宜慎謹開政行兼優才守懋著者如虛其連坐崇自卿貳卑至學

博聊舉所知匪阿所好其諸棟宇之材濟濟自有鳳麟之網恢恢

一原任巡撫廣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回籍

趙世徵

如前件本官爲廷評精熟律例堂卿鄭繼之

吏器重爲安慶守凡事遵前守徐民式良規

而獨不周旋貴要六曹霜肅今禮部尚書

何如寵職方郎中方孔炤可問滇南叅臬

六年雲龍酋叛撫院周嘉謨以爲憂巡按

毛堪曰趙大叅在彼何煩東顧果遄平入

計俸薪截日住支巡按行藩司賚公費伍

百餘金境上却回吏滇者悉言之廣西右

布政管齟力革火耗課銀盡貯司庫左布

政清釐庫弊應天府尹黃景章前宦粵稔

知者粵撫缺冢宰周嘉謨出夾袋中以在

滇平叛酋事也撫席未溫以前同僚弊規

移坐今刑部侍郎朱世守能悉其頂缸被
傾本末身不勝衣而定見定守屹然如山
父祖三世仕宦併無餘粟假令當年竟其
用必爲真清毅撫臣今年力正強似可推
轂通政使大理卿或洊歷卿貳必能贊平
允之治宣股肱之力如日後操守改節樹
立不光明臣耳連坐無悔

一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終養林宰

前件本官澹泊寧靜而經畫井井爲無錫
令追徵錢糧有法士民咸孚其恩信四川
左右布政軍興旁午出納餽運備履艱險
苦心臣轄楚稔聞之佐計南都當璫燄之
時急流終養居鄉恂恂若處子與其父通
政使林梓鄉號爲兩活佛今將服闋似可
依期推起柄用如變節臣耳連坐

一原升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請告

張潑

前件本官曩爲縣令於北貽臣書於南曰
贖鍰之蠲未見笞杖者盡廢法賦役之輕
未見肉食者減一飽此卽近奉

明旨革火耗蠲罪贖二件根心名言出處大節
皎然擢巡撫自矢澄清兩河以病告今詢
禮部主事史高胤知痊矣似可需期起用
必爲清正名督撫如虛臣其連坐

一見任江西道御史葉成章

前件本官爲長洲令前令清者徵收一兩
火耗尚有八釐本官并八釐而盡革之南
光祿毛堪庶子姚希孟諭德文震孟可問
巡按宣大事竣監司守令謝薦者分毫不
受而婉復其書清不絕俗臣詢之云

會典保舉受謝坐贓論敢不懷刑乎至治縣

會時均賦役剔奸蠹闔邑含膏行邊奏疏累
百燭虜情邊備力破積習部院自有鑑衡
見任本不宜列冊以革耗却謝兩事甚符
欽命特揭之似可優擢卿寺以表清風如日後
改節臣其連坐無悔

一原任光祿寺少卿因起升閒住蔡獻臣
前件本官與臣三十餘年金石交浙中學
政臣服其能整能暇而稍病其圓融然今

一前列科甲得人彬彬則瑕不掩瑜矣兩世
仕宦家僅中人產博古綜今留心經濟儀
曹疏執朝班不阿臺史常鎮疏論楚事首
輔文忠葉向高服其侃侃篤論起升摧折
俟服闋似當亟擢清卿以攄夙抱如虛臣
其連坐

此員偶有訛傳今確查現存
亟補揭

一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削籍彭遵古
前件本官進士建言屢蹶儀曹壘曹鵠立

忠堂
册
六十三
山左典試三策根理周務人傳誦之臣近
過其山居清約如栖鶻之巢御史饒京語
臣曰事兄御史好古至恭雖卿寺遇兄怒
猶長跪請責其篤于根本如此快口熱腸
薑桂愈辣而氣魄力量堪致遠似當及時
起升且邊情習熟可佐折衝之籌如虛臣
并連坐

一原任太僕寺少卿削籍王一中

八
前件本官起家古田知縣文忠葉向高極
稱爲循良臣分守溫處曾詢以催徵之法
答曰縣官若以錢糧作四書本經讀何患
不清楚足額名言也巡按山東以平妖升
問寺摧折今似可
召環亟用必爲端醇列卿如虛臣并連坐

一見任福州府推官趙繼鼎
前件本官爲會城司理歲入惟俸薪衙食

惟疏鹽十日纔市一斤肉執法分毫無私
綜理勤密撫按甚倚重之有謂其太清太
執者夫清何嫌於太也今歷俸逾五年似
可亟擢銓部司官或考選前茅如變節臣
其連坐

一原任工部營繕司員外郎今降調劉鱗長
前件本官前以

八工節省忤璫削籍近陞庫事工部尚書張鳳

翔極昭雪之其祖工科都給事劉弘寶謫

潮陽典史歸田釜甑生塵鱗長清苦紹祖

風且骨力堅勁文學行誼兼優今雖量謫

他日似可備清華及提學之選如改節臣

其連坐

一原任徽州府學教授升紀善舒曰敬

前件本官介直不逢世田居設帳教學三
十年郡守蘇宇庶念其貧欲周之力辭曰

忠堂
月册
六十五
舌耕筆耕足充饘粥何說貧乎屢經薦剡
似可破常格起南京禮曹以風世如虛臣
一井連坐

又有在告宜會推不待諮訪者原任戶部左
侍郎請告陳所學清貞經濟出處光明在
籍五年自有九列廷推銓憲大受者也又
有查照都察院近

題在諮訪外者原任南京戶部侍郎加尚書
致仕林學曾家居授徒篤學不厭不倦今
年八十三原加太僕寺少卿致仕起南太
僕寺少卿曾臯清苦邁倫今年九十似可
倣周汝登例特

請增秩以廉頑立懦者也又有當查病痊起
用者原任工部右侍郎閑謫董應舉邃學
卓品歷試勁才今工部尚書張鳳翔雅知
之近聞稍患步履倘痊愈似當起卧以爲

清真任事之倡又有可言而未可舉者原
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削籍公杖呂圖南巡
按粵西浙江垂橐蕭然粵舉劾隻字不苟
浙進退綽綽擅畱南糧已經處分南北似
有公論或疑啓事非人者則蔡京能累楊
時乎秦檜能累胡安國乎此清醇之品可
言而未可舉姑存之又有舉朝所不敢言
者原任通政司通政使削籍坐徒岳駿聲
居鄉恬潔于伯仲爲難兄守汝寧循良卓
冠總儲楚臬有政績才品俱真但見幾不
早致嬰世網不惟人不敢言亦難顯言姑

一置之謹附

補冊

詞林二員

一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林鈺

前件本官端方恬潔不隨世浮沉初鼎甲
以親老依依膝下一言一動佩服先正典
型至

國學力阻璫祠則舉朝共知不待贅

一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丁憂
賀逢聖

前件本官爲書生時孝友著聞今十餘年
詞林依然一書生曩熊宇奇督楚學賀與
熊廷弼齊名字奇甲賀而乙熊人服賞鑑
其舉動尺寸不踰職所親接者

右宮僚似非職所宜舉旣稔知之不敢
隱

邊道一員

一分巡冀北整飭大同兵備右布政使降一
級宋統殷

前件本官爲淮海道領兵趨沛縣解散妖

黨爲寧武道百事修舉因插警改巡冀道
未及兩月虜犯大同調度固守甚得其力
選將修伍煉火營將卒用命巡撫張宗衡
凡事皆倚賴之近有自雲中回者確稱其
潔守長才爲諸道最邊方督撫之任似無
逾此官

又鄉科三員

一大理寺左寺正王秉乾

前件本官爲楚湘陰令敏練有擔當黔總
督嚴檄加派運夫違者官褫職吏梟首民
不堪命秉乾獨委曲調劑合宜此職待罪
藩司同其苦者今御史張鑛又力稱其操
履潔白以舊湘潭令而稱舊湘陰鄰令不
虛

一刑部陝西司郎中林奇標
前件本官初任澧州守當事者呼爲聖賢

之徒則循良可知在留曹與今銓司林胤
昌同輩推為清品今任比部職曾詢喬司
寇允升曰有執持有學問知本官矣

一湖廣岳州府知府程道行

前件本官曩為浙龍泉令職稔知其清操
而才亦穩妥近詢太常少卿岳州人楊一
鵬曰現今冰檠益堅三湘七澤歲荒盜起
正倚為一路保釐

右三員王以才勝而守稱之林程以守
勝而才稱之俱鄉科中錚錚可優擢者

前冊在

欽限內稱臣補冊在

欽限外只稱職凡二十二員職歷任四省湖廣
山東各舉三員江西舉一員及增秩一員
浙江舉一員而附一員置之楚屬官一浙

屬官一餘俱閩人八員及增秩一員又附
存一員史曰非親非故不諳其才况諳其
廉乎子曰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補冊已畢偶思南京太常寺卿仍管光祿寺
卿事毛堪曩曾聞其一二事心服之細詢其
居鄉恬修不與外事談論皆切實經濟非一
種矯矯爲名者清卓之品亟當簡用但職耳
而未目因思冊內林鈺亦耳而未目者旣真
聞豈可隱乎謹附

王家宰永光答書

諮訪一事諸老開送俱稱得人稍稍帶一
二情面獨老年翁鑿鑿精鑿不勝嘆服再
奉補冊益仞緇衣之好倍百恒情敬謝

擬寧夏檄

附

萬曆壬辰

檄討寧夏反者哮拜哮承恩父子釀毒有
豕無恩 緊朝開不距之門兩世徼並生之福
含血戴角尚荷 天慈狼子野心陰爲戎首劉
東暘許朝土文秀等爪牙仗汝頭目欺人脫道
上之中情輸哮賊操室中之刃支磔撫臣班虔
鄔郢之宮血流博昌之里乾坤式序敢造腥鱗
以滔天河漢澄清誰令煙塵之蔽野持梁王其

急乘墉干帶礪宗盟引回紇爲昏軟血啓犬羊
邊釁三陟共憤聞者欲剗其胸萬死餘辜數之
當擢其髮 皇赫斯怒 帝命徂征推轂龍圖
上將軍調遣兎且諸武士威聲凜冽賀蘭山頂
肅清霜嚴令寂寥受降城上懸明月鐵騎雲合
朔方之雉堞無堅金鼓雷殷西賊之膽心俱落
柙中養虎早知咆吼之難劇釜底遊魚今識
強之何益會須破竹所慮延林謀決從天功也

尅日 朝廷威德得昌者全軍民脅從不與
半太尉呼左右之袒首攻其心淮陰易漢趙之
旌如反諸掌故諭從賊軍士人等元兇莫逃於
殊死餘黨尚許其更生擒賊來獻者首功解甲
投降者免臯韃酋二十年貢市何無香火之情
數千騎助兇寧甘逋逃之主反賊自投於死地
以汝爲乘韋 天朝何負於若曹不願其暴骨
毋亢亂賊毋敗舊盟有如絕意歸廷其心佐逆

汝且謀之不及夕余姑翦此而後朝霹靂
天誅不許隻輪逃朔漠鯨鯢賊首定將萬級獻
轅門兵有先聲汝無後悔故檄

忠部附末

